

從非規範到規範

新加坡華語詞滙的變異問題

林萬菁

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

一

詞滙規範絕不始於今日，但當前的詞滙規範化工作顯得格外重要。這一方面涉及現代漢語的發展問題，一方面又涉及不同地區的漢語使用者對漢語的掌握問題。¹

如果詞滙規範的工作進行得順利，則許多相關的困難可以迎刃而解。其中包括科技處理，直接影響到中文資訊的演進情況。² 比如說，一個英文新詞的出現，往往引起中文處理上的統一問題，究竟應該採用甚麼詞形，究竟以哪一個詞滙為準，似乎各行其是，不一而足。按非規範的程序觀察，可以想像未規範、待規範的詞語為數極為可觀。這種困擾用語者與研究者的語言現象，比起五四運動時代大批外來語湧現的情況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基於這種認識，我們對於詞滙的規範化，當然不可掉以輕心。

以下，試就新加坡所見華語詞滙的變異問題，探討漢語詞滙的規範途徑。

二

最顯著的詞滙變異，是對新概念的傳譯，一時無法貼切而得體地確定一個詞形，於是盡量嘗試，以至早晚不同、或甲或乙。經過若干應用的比較，才漸漸選擇一個詞形，作為規範的格式。然而，由於種種非語文的因素，有時根本無法劃一，於是不同的規範便在不同的地區盛行。

比如不久前導致人心惶惶的「瘋牛症」，源自英國，本無中文，詞典上也未收入這一詞條，一時沒有「規範」可以依循。報章傳媒，競相報導，用詞也無法統一。結果是報界用「瘋牛症」，電視上也用「瘋牛症」，而廣播電臺卻用「癩牛症」。「瘋」、「癩」雖然同義，但「統言不分、析言有別」，真正的語義仍有微細的差異。過了一段日子，用

1 有關討論，可參照陳章太：《普通話詞滙規範問題》，《中國語文》1996年第3期（1996年5月），頁194—99，205；黃佑源：《語言規範標準漫議》，《語言文字應用》1996年第2期（1996年5月），頁37—41；陳建民：《普通話對港臺詞語的取捨問題》，載《詞滙學新研究——首屆全國現代漢語詞滙學術討論會選集》（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172—85。

2 詳參程祥徵：《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》，《中國語文》1996年第3期（1996年5月），頁200—205。

詞似乎加以規範了，新加坡的用語者一般就用「瘋牛症」，不再質疑。可是，其他地區的用語卻不一定一致。有的地區可能繼續用「癩牛症」，而有的還用「瘋牛病」一詞。

再如CD-ROM一詞，最初並沒有中文譯名，大部頭的詞典來不及收錄這一詞條。依其字面意義，本指「(信息容量極大的)光盤只讀存儲器」，是一個縮略語，源自英語的compact disc read-only memory。³迄今為止，各種漢語詞典(包括1996年最新修訂版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)及新詞語詞典仍未收入此詞。在新加坡，一度出現過幾種詞形，如「只讀光盤」、「微讀光碟」、「多媒體光碟」等。經過一段試用階段，新加坡報章以「唯讀光碟」作為規範詞。「唯讀」應該比「只讀」更接近中文的表達。儘管如此，這是不是確定下來的規範詞語，恐怕還要再經一些時日的考驗。

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「骨痛溢血熱症」。這是一個譯詞，譯自英語的Dengue fever，僅作意譯，而且依病情症狀描述，不作音譯。如果按中國大陸及臺灣或其他海外地區的用法，必須改為「登革熱」，以「登革」來譯Dengue，完全只照顧「音」，不照顧「義」。至於「熱」，則是以意譯的方式處理fever一詞。新加坡華文報章及電視、電臺的新聞報導，對「登革熱」一律用為「骨痛溢血熱症」。比如以下的新聞標題，毫不含糊：「骨痛溢血熱症最近激增 今年越來越多住家容器滋生伊蚊」(1996年10月1日《聯合早報·要聞》)。為求規範，當然可以將「骨痛溢血熱症」換為「登革熱」；但這麼一來，新加坡讀者或聽眾幾乎不知所云，缺乏體會。若干年前，新加坡報章一度嘗試使用「登革熱」代替「骨痛溢血熱症」，但行之無效，只好暫時不變。由於「骨痛溢血熱症」在新加坡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一個病名，就如霍亂、天花、偏頭痛等通俗病名一樣人所共知，要改稱「登革熱」一時甚難接受。何況，「登革熱」所傳達的信息量並不比「骨痛溢血熱症」具體。在沒有更好的選擇的情況下，只能沿用深入民心的規範。結果，變異現象繼續存在。

同樣，歷史悠久的「德士」(taxi)，以「道德」的「德」及「士人」的「士」音譯taxi一詞，不取詞義，但取讀音相近。新加坡自英國殖民地時代已用「德士」二字稱英語的taxi。香港同為英國殖民地，用語者一向卻將taxi叫做「的士」。影響所及，新加坡的用語者也有稱「德士」為「的士」者。然而，新加坡許多官方文件或正式文件，往往稱「德士」，不稱「的士」。新加坡有德士公司、德士公會、德士司機等等，無不冠以「德士」二字。其實，這類交通工具，臺灣習慣稱為「計程車」，中國則稱「出租汽車」，近年才有「的士」的名堂，流行「打的」(租一輛計程車)的口語說法。

其他一些新興名詞，一時未能規範，則變異此起彼伏。例如：

一、新書刊行時舉行儀式，英語稱為launching。在新加坡，中文一般稱為「新書發布會」，但也有稱為「新書發表會」、「新書發行儀式」之類。此外，還有稱之為「推介

3 見陸谷孫(主編)：《英漢大詞典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92年)，頁276。

禮」。1996年6月6日的《聯合早報·馬來西亞新聞》出現這樣的標題：「《家》馬來文譯本 推介禮明日舉行」。「推介」一詞包含了「推廣」、「介紹」的兩層涵義，與launching的原意脛合；但「推介禮」這樣的三語素合成詞似乎比較特殊，能否推廣，目前言之過早。

二、由於生活習慣改變，過去的「喬遷之喜」漸漸轉為housewarming，概念源自英語，並非漢語傳統所有。Housewarming譯為漢語，迄無規範詞語，但一般叫做：暖屋會、喬遷宴、進宅酒、新屋落成宴、暖房酒。這幾個詞滙都不在常用詞的範圍，而英語的housewarming卻是易於明白的普通詞語。「暖屋會」一詞比較貼切，再過一些時日，只要大家樂於使用、彼此流傳，當可促使詞形穩固下來。

三、英語的pager以漢語稱之，詞語甚多。儘管中國比較規範的叫法是「尋呼機」，但南方一帶，以至香港地區，一般都稱「B B機」，取其音響的擬聲，借用英文字母。其他如「B P機」，以B表聲，以P表pager，也有構詞上的依據。另有「call機」、「呼叫機」，用法甚廣。在新加坡，現在幾乎都叫「傳呼機」，簡直是規範了的詞語。至於一度用過的「召喚器」，不夠貼切，自然給淘汰了。

三

從非規範到規範，就詞滙而論，的確問題複雜。新加坡地處東、西文化滙萃的樞紐，尤其能夠見證選詞、定詞、用詞的歷程。⁴撇開非語文因素，單以構詞優劣及文化負荷(cultural load)等要求來權衡詞語的規範化問題，往往可以看出規範的困難與局限，也可以看出變異的矛盾與特殊意義。

在某種程度上，規範必求標準劃一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為求達成規範，也就必須捨棄一些非標準的標準。其間勢必觸及變異的減除甚或消逝的現象。用語的地域性是先天性的，也是語言變異的一種推動因素。許多詞滙的「各行其是」，不一定是於理不合；相反的，應該是「其來有自」。在沒法子強行規範或力求二致的情況下，趨同存異對詞滙發展是十分重要的。過度「存異」，也許造成用語混亂；異中求同，相信比較符合語言演進的規律。

4 有關情況，可參照John T. Platt, "A Model for Polyglossia and Multilingualism (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sia)," *Language in Society*, 6.3 (December 1977), pp. 361-78。